

香樟往事

赵嫣萍

北露台窗外的过水处，无端长了一棵小樟树，估计是鸟儿衔了种子置于此处，慢慢发了芽，冒出头来的。多次想将其移植，可每次都觉得还是不移的好。因为晚风吹来，总能看见生活的底子。

十八年前，刚住进蓝青新村。因家住一楼，便常常望着窗外的一块空地发呆。起初，有些绿植作为篱笆，围着一株圆圆的泡桐。渐渐，绿植招了虫，枯萎了。篱笆出现了断带，裸露的土地也愈加明显。

一天黄昏，晚饭后走下楼来，应该是计划去散步。忽然发现墙角的石头缝里冒出了一株细小的香樟苗。临近黄昏，光线黯淡，小苗看上去楚楚可怜，又长在阴冷潮湿的墙根，便与先生一起将它移了出来，恰好补充了篱笆的缺失。

那时，还很年轻，还在实现着所谓的自身价值，自然不会将充沛的精力用于消遣，一棵樟树苗很快就被抛之于脑后，就算出出进进看着它的变化，也是无动于衷。

似乎过了一年或者两年，在厨房洒扫时，忽然觉得眼前有些异样。香樟树已经超过了泡桐，俨然玉树临风了。碧绿的叶子油光发亮，深红的叶茎清晰可见，隔着橱柜，探出身子时，小小的树冠居然与我上下对视着。

这真出乎意料。从此，厨房不再是单纯的煎炒烹炸之地，似乎有个小风景可供我欣赏了。

起初，想将淘米水留下，那可是最好的肥料。

微黄的淘米水原计划储备在一个废弃的饭盒里，但常常不小心被倒掉了，甚至饭盒也不知何时被丢在何处了，也只能在周末，偶尔走下楼去浇灌一下，多数还不是淘米水。

小樟树倒也乖巧，毫不挑剔，有了一些汤水的滋润，埋头生长。不久，不用再探身，就能看到它摇曳的样子了。也就在这时，我开始体味一株植物的好。

它静止时，像是垂手而立；摇晃时，又像是与你低语。总之，人的姿态它都有。我又暗暗地说：洗肉水也是要留下的。其实，家里并不多烧荤菜，周末偶尔为之，往往一手捞出鱼、肉，尚未放于案板，另一只手已顺势将飘着白花花肉末的水倒掉了，又懊悔莫及，唏嘘不已。好在，小樟树似乎领会了我的心意，“蹭蹭”地窜出了一大截儿。

终于，打开窗，一伸手，就能摸到它的枝干了。

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受。常常一边洗刷，一边伸出胳膊捋着它清凉的叶子，甚至用饮料瓶做了小喷壶，喷洒它的枝叶，像是与它嬉戏。尤其雨后，融有叶香的空气湿润甜美；缀着雨珠的叶片亮得显眼，拨弄一下，似乎能听见雨珠“哗啦啦”地落于地面。

那年，宁波遇到了一场罕见的大雪。清晨，拉开窗户时，满地絮白。窗前的小樟树，沉甸甸地顶花戴朵，银色的雪球聚于叶端，珠圆玉润。我被惊着了似的，说话轻轻的，走路轻轻的，甚至呼吸也是轻轻的。与一棵美树如此接近，果真就想起了德国诗人的一首小

诗。

我已经很久没有吟诗了，我有些脸红。好在，那诗也真是应景：

赏心乐事

清晨看向窗外的第一眼，
再次发现，一本失而复得的旧书，
兴奋的脸庞，
雪，季节更迭，
报纸、狗、辩证法，
沐浴、游泳，
从前的音乐。
新的音乐，
舒适的鞋子，
写作、种植，
旅行、歌唱，
皆可友好相处。

我有些柔肠百转，有些颤栗，好在，我还能有些诗意，我似乎也美意缤纷了。江南的气温毕竟存不住积雪，颤巍巍的枝条上，不时有雪沫子落下。风吹来，小樟树洒落一身银花，凉森森的气息，如雾，抚弄着我的鼻翼。我乐不可支，好生欢喜。伸出手去摸着那雪绒，叶片上却又霎时洞开，叶痕碧玉般细腻润泽。

春天来时，打开窗户，小樟树绿色的枝头居然“呼”地伸了进来，簇簇新绿，嫩得有些撒娇，像个小女孩，害羞地垂着头。枝头的黄色小花，天真一片。

特有的香气弥漫我思绪。

花香进了我的家里，
角角落落里雀跃，
将我的灯盏弥漫。

在我的头发上、肩膀上舞动，
似乎要掀着我的衣襟，扯住我的脚步。

氤氲花香，引领我，

立于帐前，

我怀拥花香入梦，

是否也是梦境的一朵。

我脱口而出，我也可以成为诗人？

最美的当属明月之夜，更深夜静，推开半掩的窗扇，月色筛落枝头，落在厨台之上，一团墨影，随风而动，窸窣窸窣，像是私语。忽然觉得，樟树就像前世的情人，不能于红尘耳鬓厮磨，几世轮回，化为一粒种子，落于窗前，看我梳洗，看我化妆；看我伺汤烧饭，看我烟火人间。默默看着我，也是一种殷殷守护吧。

我渐渐懂了一棵树，也渐渐懂了世情人心。

树冠成了一个绿色的纱罩时，小鸟“叽叽喳喳”地光临了。小鸟的兴奋不亚于发现新大陆，有时在枝间跳跃，有时在叶下呢喃，有时啄食嫩芽，有时撩拨花蕊。小鸟骨碌碌的眼睛，一旦与我的目光相遇，便“呼”地绝枝飞起，毫不犹豫地远远逃离。

然而，一眨眼，这座迎接我来宁波定居、陪伴我八年之久的房屋被称为“老房子”了。一日千里的年代，老房子被主人疏离之后，只能面临出租。

我像要抛弃它一样，依依不舍，从一个屋到另一个屋，看着地板，摸着墙壁。而它，却已然散发着温馨的气息。再看窗外，樟树依偎着窗棂，小心地朝屋里张望，它似乎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一切，春雨中，寥落的心语，一滴

一滴……

可是，房子还是被出租了。小樟树目送我远去的背影，我遥望小樟树失落的颜容。

第一家是母女俩。母亲在市区上班，女儿在学校读书。各自都是来去无踪，行色匆匆。白日里几乎不做饭，夜晚几乎不烧汤。自然很少关注到厨房外的香樟树。有时，我来老房子的小区散散步，在路边的树影里站立一会儿，远远地望它几眼，倒也能够平静地离去。

第二家，父母在市场摆摊儿，女儿依旧在学校读书。看好房子后，夫妇俩很是满意，就是觉得厨房外的樟树有些碍事，挡着光线不说，还会招致蚊虫，小鸟万一做了窝，鸟粪说不定也会难以自弃，问我能不能将其砍掉。我一听，有些惶然惶然，一一数说樟树的好，最后说道：

“树其实就像是天然净化器，除灰尘，吸油烟，洁净空气；还是最好的屏风隔栏，遮挡对面住户的视线，隔离外界的杂音。”租户似乎觉得也有道理，勉强支吾吾地同意了。

两年后，樟树的树冠，像一朵云影笼罩了窗户。

租户有一天忽然打电话说，樟树已经影响到他们做生意了，有时，正和客户谈着价钱，就会猛然想起那樟树来，担心毛贼会顺着树干爬进屋。我一听，赶紧对防盗窗重新加固，又对密集的枝叶略加修整。租户边看边想，似乎暂时安了心。樟树的枝杈上，也常常挂着他们洗过的抹布、衣服之类，虽不雅，但也算对樟树功能的认同吧。

第三家的主人是位讲究的大姐，小孩读书要住三年。一见面就说，她要房子重新装修，旧的格局要改变，旧的壁纸要撕掉，旧的厨具要拆除。后来，望着窗外绿油油的樟树，陷入了沉思。待我说完原委，她说，那就留着吧，反正三年后房子也要拆掉了，人是万物之灵，也没必要和一棵树过不去。

看得出，大姐心境宽和，内心已经说服了自己，也安慰了我这个房东。

她居住的三年，正好是房子拆迁的关键阶段：反复地登记、测量、评估，事无巨细。租户大姐很乐意同拆迁办的人打交道，一是她的确精明，二是她喜欢热闹，往往有什么情况，她会第一时间电话告知我，也再没有提及樟树的事。有一次，在客厅闲聊，厨房门正好开着，樟树温润的香气缕缕吹来，大姐忽然文绉绉地说：

“小时候，房前屋后有许多树，家就好像安在大树下，后来，忙忙碌碌，都忘记了有树的日子。眨眼间，几十年就过去了，可又好像刚刚开始。就像这棵樟树，不知不觉就陪了我们三年。”

高考结束，大姐家浩浩荡荡搬走了。在窗外，终于成了一棵名副其实的、孤独的香樟树。我特意去了老房子，特意走进了厨房。

那团绿荫愈加丰厚，愈加娴静。树木有灵，从平日的闲言碎语中，它似乎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一切。拉开窗户时，枝条“噗”地伸了进来，似乎要拥入我怀，诉说几载别离。而人树相隔，各有命运，我即便懂你，又怎么左右得了你的轨迹？好在，有些东西是带不走的，或者怎样走了又怎样回来了。所以有了这样的文字：

“北露台窗外的过水处，无端长了一棵小樟树，估计是鸟儿衔了种子置于此处，慢慢发了芽，冒出头来的……”

一片绿荫，无论何时，我的生命都可在此小憩。

一转眼，又是十年过去了。所幸，小木屋的窗外，也有一棵渐渐长大的香樟树。